

「故宮·茶世界」

「故宮·茶世界：紫禁清韻——茶文化精品文物展」正在石家莊的河北博物院舉行，該展覽由故宮博物院、河北博物院聯合主辦，分為「宮中佳茗」「乾隆與茶」「茶事源流」和「茶香燕趙」四個單元，匯集故宮博物院、河北博物院、中國茶葉博物館三館珍藏的一百六十件（套）文物與相關史料。

市井萬象



中新社

鮮甜爽脆花香藕



飲食男女 劉世河

應老友邀，我攜妻帶子去了一趟蘇北水鄉金湖。大半天的觀光遊覽，仍意猶未盡。晚上，廚藝了得的老友特設家宴款待。餐桌上自然少不了當地的時令美蔬，亦是我一直都心心念念的——花香藕。

花香藕，顧名思義就是荷花盛開時節長出來的藕，這個「香」字，不單是荷花的香，更指藕的香味。荷花雖屬夏植，但也並非獨屬於夏，初秋荷花更具風韻。而且只有立秋之後的荷花下面才有花香藕。許是秋水微涼的緣故，新出水的清香藕，最嫩，最脆，也最甜，一口咬下去，「嘎嘣」一聲，滿嘴的漿汁，無半點渣滓，更無半點的「藕斷絲連」。

蓮藕一直是我最愛吃的菜蔬之一，且尤愛生食。生食，自然清香藕最佳，而花香藕的頭把交椅非蘇北水鄉所產莫屬。

老友說，最簡便快捷的生吃，就是涼拌，涼拌又分甜口和酸口。甜口就是先將花香藕洗淨去皮，然後切成薄片，再灑上一層白糖，白白淨淨的，不但賞心悅目，輕輕夾一筷子入口，藕片的滑嫩加上白糖的顆粒感，瞬間融合在唇齒間，滿口生津。酸口也是切成薄片，只加少許鹽和糖，多放老醋，再以薑絲、蔥絲、香油拌

之，清涼爽脆，過齒難忘。

除了涼拌，老友還特意做了「桂花糯米藕」，讓我眼前一亮。之前我熟食蓮藕，多是諸如炸藕合、炒肉片等等這樣的大眾吃法，「桂花糯米藕」倒是從書上讀到過，但一直無此口福。今天有幸得以品嚐，禁不住大呼過癮。

老友知我也頗好廚事，特意將我喊進廚房，正好我也趁機學一手。只見老友從水池中順手抄起兩節鮮藕，利落地洗淨削皮，先切開藕頭，於藕的孔道裏填塞糯米，並配以桂花醬，再將剛才切下的那片藕頭用牙籤封蓋好，便可以上鍋蒸煮了。

等待的過程雖然煎熬，但也越發勾起了我的食欲，而至老友切片裝盤上桌後，便猴急地伸出了筷子。入口一吃，糯香藕鮮中夾雜着濃濃的桂花香，香甜軟糯，其味悠長。老友說，其實這「桂花糯米藕」涼食味道更佳。就是煮好後，晾涼，再放入冰箱冷藏一夜。那口感一個字「絕」。

酒足飯飽，茶香氤氳中，我的味蕾依然被那道「桂花糯米藕」肆意地霸佔着，話題自然也是它。無意間又聊到了它的長相，驀然發現這花香藕不但味道鮮美，模樣也生得委實俊俏，細細長長，鮮嫩潔白，絕無半點瑕疵。難怪書中常把美人的胳膊喻為「藕臂」，想必這個「藕」一定就是花香藕。

話餃子



人生在線 延靜

養老中心園內，有七八家餐館，其中餃子館最紅火。北方人喜歡吃餃子，特別是過節過年，紅紅火火，養老院倒不是這個目的，主要是滿足在住者的各方需要。

鄰居聶爺爺，山東出生，人高馬大，雖已九十歲掛零，但身體很好。他提著兩盤餃子，從餃子館走出。他愛吃餃子，也常安排一家三口吃餃子。他熟悉，在北京開餃子館的，一般是山東人。他說，中午可以吃得復

雜一些，但是晚上就簡單一些，買點餃子煮一煮，不用在廚房大動干戈。吃餃子很簡單，他買生餃子，回家一煮。餃子館現包，吃個新鮮，如果家裏做，又和麵，又拌餡，費力不少，還不一定好吃。超市買的冷凍餃子，味道就差一些。

聶爺爺吃飯時還有個習慣，要喝一盅酒。他說，北京人有福氣，有中華二鍋頭，還有牛欄山二鍋頭，不比茅台差，他也就喝一盅，過過酒癮。一家三口，除他們夫婦外，就是外來的護理員，他們把她看成家裏人。三口不多，喝酒吃餃子，和和美美。

文明的心光



東言西就 沈言

在今年香港書展現場，筆者的視線為一個敦煌女孩兒無比純澈的目光所深深吸引。女孩兒輕歪著頭，微揚著眉，帶着一絲桀驁、一絲不羈，正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斜睨著前方，不經意間，流露出對未知的好奇、對世界的嚮往。她彷彿從畫中出走的精靈，只一個眼神，便可直抵對視者的心房。

女孩兒正是公益圖書《文明的心光——一萬個太陽畫集》的封面人物。畫中女孩兒的創作者黃太陽，也是擁有同樣純澈目光的少年。而畫集中自然也不乏目光純澈的畫中人與創作者。

這是一本由一群熱愛繪畫的自閉症學生集體創作的特殊畫集。孩子們以中華文明瑰寶為審美對象和創作方向，通過簡單、純粹的繪畫表達，探索和發現古老文明、解構和再現東方文化。在這裏，傳統文化與當代表達以「藝術+公益」的形式結合，中華文明的遺傳密碼化作華夏兒女的文化基因，變

身打開自閉症孩子心窗的心靈之匙。在這裏，孩子們與文化藝術交會，在感知歷史、回應當下的同時，藉手中的畫筆映射文明的星光，綻放「文明的心光」。

這是一場五千年文明的溯源之旅。在書中，跟隨孩子們天馬行空的筆觸，一起追尋中華文化的歷史軌跡：遨遊山海經，遙望滿天星斗，邂逅三星堆，凝視漢畫，重返克孜爾千佛洞，寫意敦煌，夢回唐代盛世，觸摸故宮國寶……在畫中，山海經裏有神仙，光怪陸離的神獸世界帶來遠古的召喚；三星堆裏有外星人，「千里眼、順風耳」露出神秘的笑容；漢畫裏的東王公和西王母以愛心為盾，鬥神手執葫蘆權杖戰斧；敦煌裏的菩薩低眉垂目拈花微笑，慈悲喜捨普度眾生……

未經世俗污染的心靈，正是自閉症孩子的藝術淨土。純淨的天性讓其畫筆長出心性的翅膀，毫無雜念地追求內心深處最本真的永恆之美。在沒有疆界的藝術天地，他們

無拘無束，任性自由，以瑰麗爛漫的色彩、簡約樸拙的線條、變幻莫測的畫風、無與倫比的想像，描繪並建構異彩紛呈的精神原鄉。正如「一萬個太陽」公益項目發起人陸一飛所言：「每一個孩子都是畢加索，拿起筆就能畫，一畫便是自由流淌，物象萬千，他們筆下的奇異和生拙，隨處瀰漫着自性的光芒，他們的畫筆幾乎可以觸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。」

一直以來，自閉症患兒因腦部發展障礙而在社會化學習上遇到困難，面對情感表達與社交互動的挑戰。加之公眾對自閉症認識不足，以致患兒在成長路上缺乏支援，甚至屢遭挫折，猶如夜空中獨自閃爍的星，與世隔絕。其實，九成的自閉症患者沒有天才，只有孤獨。即使擁有天賦，亦極有可能困於社交障礙而未獲發揮。所幸「一萬個太陽」以善念和愛意串起點點星光，匯流星辰大海。因為藝術，「來自星星的孩子」不再是孤獨的星球，而是溫暖的太陽，得以發掘

潛能、提升自信，在浩瀚的宇宙中發光發熱。

今時今日，來自藝文界、教育界、時尚界和企業界的善緣，正聚沙成塔，發散並傳遞千千萬萬個太陽的光與熱。香港商務印書館於一百一十周年之際，出版《文明的心光——一萬個太陽畫集》，即旨在喚醒公眾對自閉症特殊群體真正需要的關注，藉此開啟一條通往自我探索與社會認受之路。

在心靈成長的人生旅途上，「一萬個太陽」的參與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可愛變化。曾經創作敦煌女孩兒的黃太陽，在敦煌之旅後變得願意與人親近，擁抱乃至貼面的見面禮打破社交隔閡，令人如沐暖陽。事實證明，在支援自閉症患兒的藝文之路與公益之路上，以愛為營，以美引美，以善引善，讓每一個孩子都享有健康成長的平權，綻放「文明的心光」，擁有更加光明美好的人生。

當年星光燦爛



HK人與事 黃秀蓮

黃永熹 (Sam Wong) 拍的照片，香港人多半欣賞過，因為許多歌星的唱片封套、演唱會及影片的宣傳海報、《號外》封面，都來自他的鏡頭。他入行四十年，歌影視圈紅人的照片拍了無數，早已成為殿堂級攝影師了。如今年屆六十六，趁精神體力足可應付，終於決定舉辦首次攝影展，讓彌足珍貴的光影再度閃現。攝影展甫開幕，立刻約之華去欣賞。之華是情誼最厚密的舊同事，我倆常常一起看展覽，這次卻非常特別，因為她是攝影師的大嫂，此行由是更為親切。

展覽設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，名為「It's about time」，意思是什麼呢？攝影之為藝術，正決定於快門按下的剎那，就是時間之掌握，攝影展當然扣緊關連着時間。然而，看完展覽後，我倒是有多一層體會，原來把剎那捕捉，以鏡頭記錄，匯聚了剎那，便成集體記憶，即是時代，就是歷史了。展覽陳列

了至為美麗的人間色相，其中一些竟化為塵土，真是既驚艷又讚嘆復唏噓，不由得為之動容。陳百強一派貴介公子的悠閒氣度；百變梅艷芳不是壞女孩不是妖女，反似西洋鋼筆畫伊甸園裏的夏娃；最令黃永熹印象深刻的是張國榮，在一九九一年替他拍下一輯粵劇花旦造型，據說當時他正與尊龍角逐《霸王別姬》的角色。他們在鏡頭下氣質獨特，光華奪目，可堪惋惜，梅艷芳最後演唱會海報與張國榮靈堂擺放的相片，都是他拍攝的。

還有，王菲美目慧點毫不傲慢的可愛樣子、張學友經過黑房技術處理強調疤痕的特寫、黎明一臉木然年輕英俊的容貌、陳奕迅跑了十圈的表情。更有周潤發半披皮襖攬住結他、張曼玉長髮微鬢卧着扮鬼臉、鍾楚紅在秋天童話裏清純嬌美……兩盞巨如大鑊的銀燈製造光效，泛光 (floodlight) 流溢，展覽廳在銀光映照下，恍如影樓，又似早期荷里活片場，更重塑他在洛杉磯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上攝影課的光景。氛圍懷舊，才情煥發，黑房專業技術之高明，黑白照片撼人的力量，攝影師不同

凡響的身價，這一切都在數碼相機出現前風華勝極。相片一張一張地證明商業藝術亦不失為藝術，一幀一幀地重組娛樂圈的鼎盛日子。那時人才輩出，各有風格，揚眉瞬目之間足以叫人一見難忘。藝人神采飛揚跳脫而出的相片，正好說明那一段香港歲月，而歲月是一去不復返的。的確，It's about time!

攝影師有些話很有深意，值得記錄下來：「你的人生怎樣，便會拍怎樣的相片」、「Photography is life」。



▲展覽「It's about time」一隅。作者供圖

風涼何處



復興小札 肖復興

三伏暑天，熱汗蒸騰，讀錢仲聯校註的《劍南詩稿》第四卷，其中一首七律，有這樣幾句詩，寫宋時暑天情景：「風生團扇清無暑，衣覆薰籠潤有香。竹屋茆檐得奇趣，不須殿閣詠微涼。」從唐宋到現在，上千年來，如此炎熱天氣，依然需要風涼解暑，只不過，如今的空調，取代了扇子而已。

此詩下面，有錢仲聯先生的一則註釋，註釋比詩更有意義，方才是放翁所得的「奇趣」。註釋引《廣卓異記》所記載一則唐朝皇帝的軼事，也關於暑天風涼：「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柳公權續曰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』……文宗獨諷公權兩句，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，乃令公權題於殿壁。」

《廣卓異記》，是宋代一位叫樂史的人編撰的一本筆記。這則軼事，雖簡單，卻將唐文宗和柳公權寫得維妙維肖，有言有行有詩，還有題寫於殿堂牆壁上的書法淋漓，很是生動。唐文宗這個皇帝，和宋徽宗愛作畫一樣，鍾情作詩，尤愛五言。唐文宗當政時，柳公權官居侍書，已經侍奉了文宗前兩代皇帝穆宗和敬宗，三朝元老，長居朝中，前倨後恭於皇帝身前後，自然懂得眉眼高低，揣摩得透徹皇帝的心思。皇帝前嘴剛說出了上聯，他立刻就對出下聯。對於一個詩人，這樣的文字遊戲，當不在話下，關鍵是要對出皇帝的心思，即皇帝身上癢癢了，你要立刻遞上一個玉製的癢癢撓。

看，皇帝說了：「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

柳公權立刻接上：「薰風自南

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」

皇帝吃涼不管酸，大熱天的，眾人叫苦連天說太熱了。他偏說：我就愛夏日，還希望它再長點兒才好呢！整個一個不食肉糜的主兒。

柳公權的厲害在於，他明明知道，宮內和民間自然大不一樣，再熱再長的夏日，宮內自有宮女的宮扇不停在搖，還要冰塊散涼驅暑。他卻要拍皇帝的馬屁，說是薰風自來，殿閣生涼。於是，皇帝高興了，立刻誇他「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」；而且，立刻讓他「題於殿壁」。發揮他作為書法家的特長。唐詩多了，辭清意足的多，未見這句就是不可多得。

皇帝高興了，就是不可多得。皇帝為什麼高興了？因為柳公權適時適地地遞上了癢癢撓。

我們就可以知道，柳公權這個官就是這樣當的，而且，就是這樣當得如此長久。僅僅會作詩和書法，是遠遠不夠的。

讀放翁詩，對柳公權如此之詩與言，行，放翁顯然是不屑的。解暑的風

涼，他只須在竹屋茆檐下，一把扇子就夠了。

同樣是暑天風涼，皇帝、柳公權和放翁的態度，是這樣的大相徑庭。來自宮廷殿閣，來自竹屋茆檐，是這樣的涇渭分明。暑朝天熱，是客觀，屬於自然，即所謂天熱中的天，是由老天爺在管着，誰也奈何不得。但風涼卻不盡歸天管，人亦能為。居廟堂之高，自有宮女和差人等人工製風；處江湖之遠，如放翁可以手搖一把扇子即可。

當然，風涼的大小、清爽和質量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，所謂夏蟲不可語之冰。可見，天熱可以一視同仁；風涼卻從來難以那麼民主平等。「不須殿閣詠微涼」，可以隨便詠你的微涼，不須，只是你自己的以為；殿閣詠微涼的柳公權，卻是官當得如唐文宗所言夏日一般長，死後獲贈「太子太師」稱號，了得！放翁卻是憂憤成疾，死於山陰鄉中，雖有《劍南詩稿》多卷，卻未獲得皇帝的一枚獎章。



▲盛夏時節，荷塘裏暗香浮動。

新華社